

春风回梦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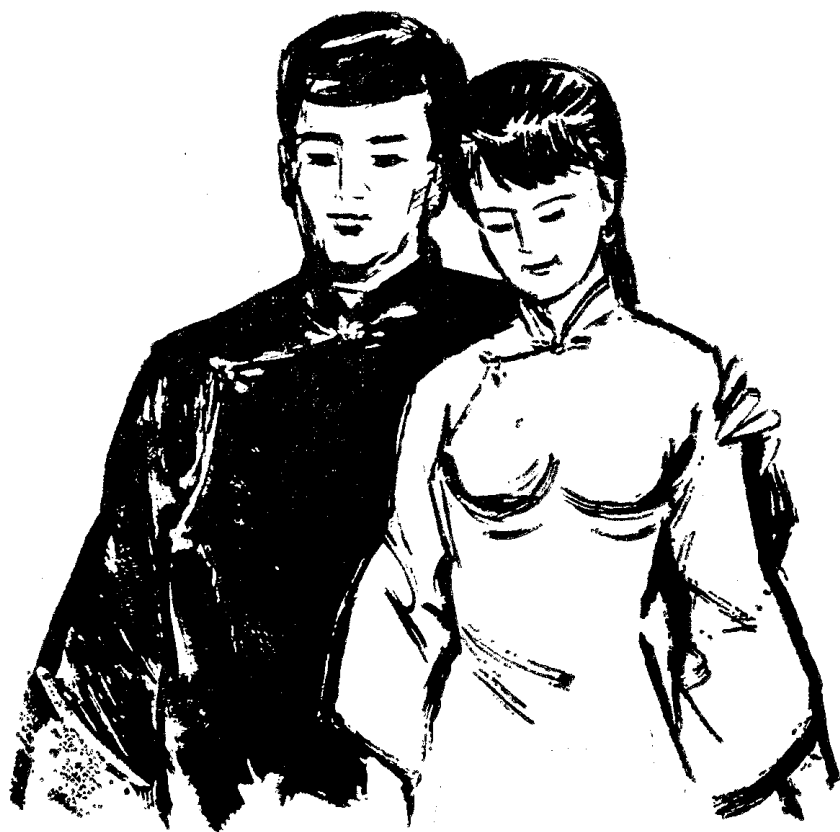
刘云若



春风回梦记

刘 云 荇

芮和师 郑亚楠 校点



装帧设计：李吉庆

春风回梦记

Chunfeng huimengji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188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9 $\frac{7}{8}$ 插页2

1989年6月北京第1版 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7,900

ISBN 7-02-000741-4/I·742 定价 3.25 元

自序

余近日百凡无状，遇事即生悲观，无意中以悲意行文，竟得此满纸凄黯之文字，良非始料所及。天下之作小说者，仅呕心血，余则于执笔时尚大动感情，狂挥痛泪，故必择无人处为之，恐人惊癫痴也。一篇竣事，五内摧伤。古人著书感人，吾乃自感，真大蠢事。倘作此等书数部，吾寿其将不永乎！

至于内容或有疵谬，然日累俗冗，夜亲笔墨，成此急就之章，十字街头之作品，固难比于象牙塔中所出，知者当能谅解。

书中不愿有头巾气、书卷气，而江湖气不能免，脂粉气亦多，是则为笔势所趋，不可撓逆者也。至吾原意，固以诗气行于小说，倘读者读此小说如读一张诗，则作者所愿毕矣。

如人谓此书为写情专集，吾不敢辩；若谓专写男女私情，却不敢承。盖仅就情字放大之，至于渺天际地。读者见有男女，作者下笔时，固未知有男女也。人或怪书中至性人太多，非今世所能有。曰：“然！”作者虽居闹市，如处荒墟，求人且不易，况于至性之人！故造作藏于书中，

以供晤对。

全书皆求近人情，故书中人无极善极恶，以世间人中和者多，难得极善极恶也。又无完人，以世间本无完人也。如所写惊寰之时明时黯，怜宝之时愚时狡，周七之既勇而偏，若愚之似聪实蠢，皆世上所应有之人物，固不必似罗贯中写诸葛亮，聪明终其身；施耐庵之写李逵，卤莽毕其事。岂孔明终身不做卤莽事，李逵毕世未发一聪明语耶？人之个性，有时亦随思想境遇而偶变，刻舟求剑，于事无当。

吾书初不寓意以警世，而颇望世上有妻之人，读吾书而倍爱其妻。天下之为妻者，莫不仰望良人终其身，而良人仅一，良人荒荡于粉黛之场，是杀其妻也。虽不杀其身，已杀其心，惨毒至矣！出入北里之辈，岂尽无妻者哉？倘读吾书而能念其空帏凄苦之可怜人，知负之于今日，而遗憾将无穷，悚然归去，重拾旧欢，则此书为不妄作。至如莲之钟情虽至绝顶，惜为作者所产之小说中实际绝无此物。惊寰夫人时有，而如莲不可求。作者扬州梦觉，回首十年，敢以头颅为证。读者倘人挟《春风回梦记》一册，长游北里以访其脑中之如莲，则吾孽真奇重矣！

刘云若自序

一九三九年三月

目 录

第 一 回	伉俪江湖闻歌圆破镜 恩冤尔汝语燕定新巢	1
第 二 回	玉楼天半起笙歌薰砧捣去 锦帐夜阑开影戏油壁迎来	30
第 三 回	杨柳试春愁少妇凝妆翠楼上 擗蒲兴大业赌徒得计狱门前	88
第 四 回	八方风雨会牢中摧花成符牒 万古娥眉来梦里得月有楼台	128
第 五 回	完心事花烛谐青楼鸳盟再定 结孽冤芙蓉销粉黛棋局初翻	159
第 六 回	儿女情激发英雄气豪士走天涯 葭莩谊感动菩提心愚兄探地狱	198
第 七 回	花底妒秦宫侠骨柔肠铸成大错 衾影惭金屋痴心酸泪莫起沉疴	243
第 八 回	千金市骏骨明身世夜月返芳魂 一殓出双棺忏业冤春风回旧梦	286

第一回

伉俪江湖闻歌圆破镜 恩冤尔汝语燕定新巢

在天津租界中一家旅社里，某年的初春，夜里一点多钟，大明旅社里的一家烟馆，正在榻上客满房里烟浓的时节，人多得简直有些旋转不开。烟容满面的烟馆掌柜佟云广，被挤得攒到帐桌后面，正办着一手钱来一手烟去的交易。他那鬼脸上的表情，时时的变化不定，这时正向着烟榻上卧着的一个穿着狐腿皮袄，三十多岁大白胖子道：“徐二爷，昨天给你府上送去的八两清水膏子，你尝着怎样？”那徐二爷正喷着一口烟，喷完喝了口茶才答道：“好的很，明天你再给熬十两送去！真个的，那八两该多少钱？”说着从怀里把很大的皮夹拿出放在床上，预备付钱。佟云广笑道：“二爷，你忙甚么？只要你赏脸，我供你抽到民国六十年再算账也不迟！”说着，又郑重的叫了声二爷道：“二爷，可不是我跟你卖人情，每回给你送的烟，都是我内人亲手自制。不是我跟你送人情，我的内人向来不管烟馆事，说到熬烟，她更没工夫伺候，只有给你二爷熬烟，她居然高高兴兴的办，足见二爷真有这头口福。若是经伙计们的手，哪有这样香甜！”这时躺在徐二爷对面给他烧烟的一个妖妖娆娆的妓女答话

道：“佟掌柜，这可不怨我和你开玩笑，怎么你们太太沾了徐二爷就这样高兴？难道和徐二爷有什么心思？你可留神她抛了你，姘了徐二爷！”这几句话说得满屋里的人都笑。那佟云广也不由脸上一红，口里却搭讪道：“芳姑娘，先不劳驾你吃醋。凭我女人那副嘴脸，就是回炉重做一下，也比不上你一半好看，你放心吧！”说完回头一看，立刻露出一脸怒容，向那缩在破沙发上吸烟的一个穿破棉袍的中年人道：“赵老四，你这两毛钱的烟，玩了够半个钟头，只顾你占着地方不让。都象你这样，我这个烟馆就不用开了！”说着又向坐在椅上一个穷酸面目的人道：“吕先生，咱们都是外面上的人，谁也别挤谁说出话来。前账未清，免开尊口。一言超百语，闲话休题！”吕先生还嗫嗫嚅嚅的想要说话，那佟云广却自把头扭转，再不理他，只口里自己捣鬼道：“真他妈的丧气！窑子里有窑皮，烟馆里就有烟腻。”说着又缓和了颜色，向旁边独睡的小烟榻上躺着的一位衣服干净面容枯瘦的老头儿笑道：“金老爷，上一回有我的亲戚，想在东首干一个小赌局，托你向上边疏通疏通，不知道你办得怎么样？”那金老爷一手举着烟枪，一手耍着烟签子，比划着道：“佟老大，你是个通世路的明白人，你的亲戚可以跟你空口说白话，你也可以跟我空口说白话，我可怎么能跟上头空口说白话！”说到这里，那佟云广忙道：“你说的是。我们亲戚原曾透过口风，反正不能教你为难。”那金老爷道：“你倒会说空话，不给我个所以然，怎样说也是白费。”佟云广忙凑到金老爷跟前道：“我给你烧口烟。”就拿烟签子，挑起烟在灯上烧，趁势在金老爷耳边唧

噎了半晌。金老爷一面听着，一面点头。这时那徐二爷和那芳姑娘穿了衣服要走，佟云广忙过去趋承了一遍。他们走后，还有两三个烟客也跟着走了，屋里立刻宽松了许多，候缺的也都各得其所。佟云广便回到账桌旁边，料理账目。

这时忽然屋门一响，一个大汉子大踏步走进，行路带着风声，闪得屋道的几盏烟灯火头儿都动摇不定。大家抬头看时，只见他黑紫的脸庞儿，微有些灰色，却又带着油光，浓眉大眼，躯干雄伟，但是精神上略似衰颓。身穿一件灰布棉袍，已脏得不象样子。屋里的人见他进来，立刻都不言语。佟云广却皱了皱眉。那大汉直奔了佟云广去，他一伸手，只说一个字道：“烟！”那佟云广也一伸手道：“钱！”那大汉道：“佟六哥，你这不是诚心挤我？有钱还跟你空伸手！”佟云广道：“周七，你听我说，向来你给我出力不少，白给你烟抽也是应该。只是你抽足了，就是屋里喷痰吐沫，随便胡闹，给我得罪主顾。花钱养个害人精，教我这本账怎么算！”那周七道：“佟六哥，我是知过必改，往后先缝住了嘴，再上这屋里来。”说着，忽想缝住了嘴怎么能抽烟？忙改口道：“我还是带了针线来，抽完烟再缝住了嘴。”那佟云广把一盒烟给他道：“少说几句，快过瘾，完了快滚！”这时那周七一头倒在破沙发上，叹道：“佟六哥，我要花钱买烟，哪能听你这个滚？谁让我把钱都赌得光光净！咳，老九靠虎头，铜锤坐板凳，都跟我拜了盟兄弟。猴耍棍，吐血三，也变了我周老七的结发夫妻，简直他妈的都跟定了。好容易拿了一副天杠，偏巧庄家又是

皇上玩娘娘，真是能死别捣霉。”这时旁边一个烟客插嘴道：“周老七，你也该务点正了，成年际耍赌嫖！大家都看你是条汉子，够个朋友，帮扶你赚得钱也不在少。你要规规矩矩，不赌不嫖，再弄份家小，早已齐家得过，不胜似这样在外飘荡着？”那周七长叹口气，把烟枪一摔道：“马先生，只你这几句金子般的话，强如给我周七几百块洋钱。可是你哪知道我周七原不是天生这样下作，而今现在，不教我赌钱吃酒，你说教我干什么正经？咳，我周七也快老了，烟馆里打个杂差，赌局里找些零钱，活到哪日是哪日，死了就落个外丧鬼也罢！”

他正说着，忽然隔壁一阵弦索声音，悠悠扬扬弹了起来。立刻大家都打断了话头，只听弦索弹过一会，便有个女儿家的一串珠喉，和着弦索缓声低唱。金老爷幼年原是风流子弟，吹打拉弹的惯家，这屋里只有他一人听得最入神。只听得到唱到首句头三个字“……剑阁中……”便摆手向众人道：“听，别作声！这是子弟书里的《剑阁闻铃》。”这时那屋里人又接着唱道：“剑阁中有怀不寐的唐天子，听窗外不住的叮咛作响声，忙问道：‘窗外的声音是何物也？’高力士奏是林中雨点和檐下金铃。唐天子一闻此语长吁气，这正是断肠人听断肠声。可恨这不做美的金铃不做美的雨，怎当我割不断的相思割不断的情。”唱到这里便歇住了，只有弦索还自弹着。金老爷便喝了个没人知情的隔壁彩，回头向佟云广道：“好动人的唱儿！你知道这唱的是谁？”佟云广道：“隔壁住的是个行客，也没有带家眷，这唱的大约是现招呼了来。”

金老爷点点头，道：“我想绝不是娼寮里的人。现在盛行着西皮二簧时调大鼓，谁还学这温三七的子弟书？这个人我倒要见识见识。”说着就叫过烟馆里的小伙计道：“赵三，你到外面向茶房去打听，这隔壁唱的若是个卖艺的人，回头那屋里唱完了，就叫她到这屋里来。”赵三答应自去。

这时那屋里又唱起来，金老爷更是听得入神，不想那边沙发上的周七，却听得连声叹气。金老爷转头来看着周七，只见他不只叹气，眼角里却还汪着泪珠，不觉诧异道：“周七，凭你这样一个粗人，还懂得听鼓儿词掉眼泪，替古人担忧，这倒怪了！”周七擦着眼笑道：“我哪懂得什么鼓儿词锣儿词？只因方才马先生说话，勾起我的心思，又听得那屋里唱的声音象哭一样，不知怎的就心里十分难过，倒被你金老爷见了我的笑。”金老爷便不再言语。沉一会儿，那隔壁已是红牙拍罢，弦管无声，这屋便又高谈阔论起来。金老爷听了曲子勾起色迷，又犯了酸，自己唱道：“已闻佩响知腰细，更辨弦声觉指纤！这个人儿一定不会粗俗，想是个芦簾纸阁中人物也。”大家正莫明其妙地看他酸得可笑，忽然小伙计赵三推门进来，向金老爷道：“唱的是母女俩，倒是卖艺的，隔壁从杂耍园子后台叫得来，现在完了要走。听说是两块钱唱一段，你叫么？”金老爷听了价目，想了想，咬咬牙道：“叫进来！”那赵三又出去了。

不一会，从外面引进两个女人。金老爷见头里走的是个将近四十岁的妇人，身上穿着旧素青缎子棉裤袄，手里提着个用蓝布套着的弦子和一个花绒鼓套，面貌虽然苍老，

但就眉目位置上看来，显见年轻时是个俊人。后边的那一个，因为紧跟在妇人背后，面目被遮得瞧不见，只看得一只绝白腻的玉手，和蓝库缎皮袍的衣角。赵三向金老爷一指，那妇人向他点了点头，身体向旁边一闪。金老爷立刻眼前一阵发亮，只见一个十六七的苗条女郎，生得清丽夺人，天然淡雅，一张清水瓜子脸儿，素净得一尘不染，亭亭玉立在这满堂烟鬼中间，更显得光艳耀目，把屋里的乌烟瘴气，也似乎照得消灭许多，望去好似那三春烟雨里，掩映着一树梨花。金老爷看得都忘了自己的年纪，无意中摸到自己口上的短须，才觉自己是老头子了，饿虎扑羊式的先和这十六七女郎攀谈，不大合式，便转头向那妇人道：“请坐请坐。”那妇人不客气，一屁股坐在烟盘子前边金老爷身侧，一面向那女郎招手道：“烟馆里就是这样不宽松，你不要气闷，孩子，来，来，坐在娘腿上。”那女郎摇摇头，低声道：“不，我站着好。”这时赵三已搬过一把椅子来，那女郎也便坐下，却把两只手都笼到袖口里，低头看衣襟上的细碎花纹。金老爷便向那妇人道：“方才隔壁可是你们这位姑娘唱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正是。隔壁那位客人，一阵高兴，叫我们来唱买卖。可巧园子里的师傅都忙，我便绰了把弦子跟了来。谁知客人竟要听这八百年没人理的子弟书，要不是我跟来，还抓了瞎。”金老爷眼珠转了几转，看看妇人道：“方才弦子是你弹的？”那妇人点点头道：“教你见笑！”金老爷用手一拍大腿，笑道：“暖暖，我认识你！你是当初六合班的冯怜宝。除了你，女人队里谁有这一手的好丝弦？提起来有十二三年不见了，听说

你是跟了人，怎么又干了这个？你见老了，面貌也改的几乎认不得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抽大烟就把我改骨换了胎，怎么会不老？二爷你眼力还好！”金老爷笑道：“你别这样称呼，你可还记得我？”妇人慢慢摇头道：“倒是面熟，一时想不起来。”金老爷道：“咱们曾一处玩了一二年，你还记得跟大王四同走的金老三？”那妇人向他看了半晌，忽然把他肩膊一拍道：“你就是金老三呀！烟灯上可真把你烧老了，不说简直认不出。哪里还有当初一点的俏皮样子！想起咱认识的时节，真象做梦一样。”金老爷也叹息了一声，指着那女郎问她道：“你这个孩子是新制还是旧存？”那妇人也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少胡说！你不记得么？我嫁过一回人，就是那个盐商何靖如。他弄我当外宅不到一年，因外面风声不好，又把我打发出来。这孩子是跟他在一处怀的孕，后来又落到窑子里才生的。到大王四认识我的时候，她才两岁。你忘了你常抱着玩的那个小凤么？还记得他三岁生日的那天，大王四送了一个金钱，你亦买了副小镯子。如今改名叫如莲了，只仗她发卖喉咙养活我。”说着就叫道：“如莲，见见你的千老金三爷！”如莲在椅上欠欠身，只鞠了个浅躬。金老爷坐在烟榻上也连忙还礼，一面向那冯怜宝笑道：“你别教她这样称呼，看大王四在阴间吃醋！”怜宝惊愕道：“怎么说？大王四死了？”金老爷道：“死够七八年了。可怜三四十万的家私，临死落个五更抬，还不是你们姐儿几个成全的！”怜宝正色道：“你别这样说，他在我身上没花多少钱，我也没有坏了良心害他。这里面冤不着我！”金老爷点头道：“这我知道。”

只花灵芝和雪印轩郭宝琴那几个就抄了他的家。想起当初同嫖的人，都没落好结果，如今只有我是剩下的。听说何靖如也死过七八年了，有个少爷接续起来，家业还很兴旺。他那少爷也是好玩，前些日我还常见。他名字是叫什么……什么，咳，看我这记性！原在嘴边，一时竟想不起。”怜宝笑道：“管他叫什么！当初何靖如那个老鼠胆子的人，弄外宅就象犯王法。他家里人始终不知道有我，我也不明他家里的内情。如今我们如莲又不是男孩，没的还想教他认祖归宗去分一份家产？所以我对于老何家的事，绝不打听。要不为你是熟人，我也绝不提起。”说到这里，只听如莲叫道：“娘，还唱不唱？不唱走吧！”怜宝道：“孩子倦了，旧人见面，谈谈比唱不强？还唱什么？倦了咱走，现在几点钟了？”

金老爷听了她末一句话，不由笑道：“难得你这些年还没改了你那河南口音。”又向众人道：“你们听她口里的几字和钟字，跟周七一样不？”说完用眼睛去找周七，只见那破沙发上却没有。向左看时，周七却正靠在烟榻旁边一个小立柜上，眼睛直直的向冯怜宝傻看。金老爷笑道：“周七这小子又直了眼了。你们是落在江湖内，俱是穷命人，就认个乡亲也罢。”那周七似乎没听见金老爷的话，突然抢上两步，向冯怜宝叫道：“唉，这位嫂子，你可是河南龙王庙镇上的人？”那冯怜宝被他惊得一跳，忙立起来，口里答应道：“是呀！”眼睛却细细向他打量。周七又问道：“你从家乡出来有多少年？”冯怜宝忽然泪汪在眼圈里，怔怔的道：“我先问你，你可姓周？”周七点点头，又往前凑了一步。冯怜宝又颤声问道：

“你的学名叫大勇？”周七听了，不由分说，便抢上前把她揽到怀里。怜宝只带着哭音叫了声“我的……”头儿已紧紧抵到他的胸前，口里再也发不出声音，众人见她只有肩头微微的颤动。周七却张着大嘴，挂着两行眼泪，一只手向金老爷比划着，口里模模糊糊的道：“我俩二十年，……二十年……”如莲忙从椅子上立起，在一旁发闷，自己知道娘当年是天津有名的红倌人，恩客多得比河头鱼鳖还多，只当又遇见什么特别恩客，又要给自己凭空添个干爸爸，心中委实不大舒服。阖烟馆里人见他二人这般情景，都测不透底细，不由得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只有金老爷是个玲珑剔透的人，听言察理，早瞧科八九分，便劝道：“你们夫妻离散了二十年，如今见了面，真是大喜，还哭什么？各人肚里装的委屈，等回家去哭上十天半月，也没人管，何必在这里现象！”周七和怜宝原是一时突然激于情感，才抱头一哭。如今听了金老爷的话，才各自想到自己是年近四十的人，在人前搂到一处，不大象样，便一齐松手离开，脸上都是一红。周七用袖子拭着眼泪道：“从那年咱从家乡逃出来，路上没遇见土匪，却遇着乱兵。我被乱兵捉了去，你怎样了？”怜宝叹道：“咳呀，提不得，你被兵捉了走，我教他们按在地下，剥了衣服，在河边柳树下，一个挨一个的，把我……”周七顿着足，掩着脸道：“我懂得了，你少说得这们细致，亏你也不嫌难看。”怜宝道：“如今还嫌什么难看？要这样脸皮薄，你媳妇这二十年的事，臊也把你臊死了。”周七点头道：“对，对。我浑，我浑！如今还讲他妈的哪门子清白，真是想不开！你说，你说。”怜宝

说：“这你还明白，命里该当，教我一个妇人家有什么法子？那时教他们几十个大小伙子收拾得快要没了气。咳，你忘了那时我才十九岁呀！后来他们见我浑身冰凉，只当已死，便抛下我去了。我在河边上不知道发了多少时候的昏，后来被咱村里于老佩看见，把我救了，没法子只得跟了他。哪知道小子坏了良心，把我带到天津，就卖到窑子里。”

说到这里，忽从外面又来了几个烟客，佟云广知道他们这样拉钩扯线的说，烟客都回肠荡气的听，不知到什么时候才完。这一堂客还不赖到明天正午？先来的不肯走，后来的等不得，营业怕要大受损失，便借题开发道：“周老七，你们夫妇重逢，这是多痛快的事，还不回家去叙叙二十年的离别，在这里聊给旁人听作甚？”金老爷听掌柜的说话，明白他的意思，也趁波送人情道：“周七，你们回家吧！明天还一同来，我请客给你们贺喜。”冯怜宝是个风尘老手，有什么眉高眼低瞧不出来？明知掌柜是绕弯撵他们，便向周七道：“咱们走吧，你住在哪里？另外可还有家小？”周七苦笑道：“呸，呸，呸！我都没个准窝巢，哪里来的家小？咱们离开多少年，我就光了多少年的棍。如今烟馆赌局就是我的家，里面掌柜就是我的家小。想住在哪里便是哪里，还不用开住局钱。”说到这里，那边佟云广喊道：“周七，你要说人话，不看你太太在这里，我要胡骂了！”周七笑道：“佟六哥，你多包涵，怨我说溜了嘴。”便又接着向怜宝道：“你住在哪儿？我去方便不方便？”这句话惹得金老爷大笑道：“男人问他媳妇家里方便不方便，真是新闻！周七这话难得问得这么机伶，倒教我

听了可叹。”那怜宝擦着眼泪笑道：“哪怪他有这一问？若是早几年见面，我家里还真不方便，如今是清门净户的了。”周七听着还犹疑，怜宝笑道：“女人只要和烟灯搭了姘头，什么男人也不想。这种道理，你不信去问旁人。”金老爷从旁插言道：“这话一些不错。要没有烟灯这位伏虎罗汉，凭她这虎一般的年纪，一个周七哪里够吃！”怜宝道：“金三爷，你还只是贫嘴。”说着忽然想起了如莲，便叫了声“我的儿，还忘了见你的爹！”哪知如莲已不在屋里，便又叫了一声，只听门外应道：“娘，走么？我在这里等。”怜宝诧异道：“这孩子什么时候跑出去？见了爹倒躲了。”周七愣头愣脑的道：“谁的孩子？叫人家见我叫我爹，人家也不乐意，我也承受不起，免了罢！”怜宝忙睨了他一眼，在他耳边轻轻说了几句。周七还要说话，被怜宝一握手搞得闭口无言。怜宝便道：“到家里再给你们引见也好。”说完，又和烟馆里众人周旋了几句，就拿了随身物件，领着周七出来。

才出了楼门口，便觉背后嗡然一声，人语四起，知道这些烟鬼起了议论，也不理会。寻如莲时，只见她正立在楼梯旁，呆看那新粉的白墙。怜宝便走上前，拉着她的手道：“你这孩子，躲出来作什么？”如莲撅着嘴道：“您只顾说话，也没瞧见这些鬼头鬼脸的人，都呲着黑牙向人丑笑。我又气又怕，就走出来。”怜宝道：“孩子，你也太古怪，这里原是没好人来的所在。”说着一回头，指着周七道：“这是你的爹。有了他，咱娘俩就得有着落了。”如莲在屋里已听明白了底里，因为替她娘说的话害臊，便躲出来，知道这姓周便是娘的亲汉